

时人诗中见“真李白”

邓元煊

唐代诗坛的一颗巨星——李白，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估量的。其生前交游颇广，身后影响极深，因此留下了数以千计的题咏李白的诗篇。其中，对研究李白的生平思想、诗歌风格、创作源流和写作艺术，以及如何评价李白，具有真知灼见的篇章不少，很有参考价值。尤其是在李白生前，与他有过交往的诗人的题咏诗，表达了真挚的友情，反映了李白的生平和思想，对李白及其诗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，再现了李白的真面貌，很值得一读。现在能见到的，有王昌龄、高适、任华、魏万、崔成甫、杜甫、刘长卿、贾至、张继等十人的诗，共二十七首。数量虽不多，但决非后世一般应酬之作可比。杜甫诗云：“世人皆欲杀，吾意独怜才。”（《不见》）这些诗的作者都是李白的老朋友，自不在鄙俗的“世人”之列了。看来李白在当时也不乏“知音”，怜其才者也还不只杜甫一人，只是李杜的友情显得更为突出罢了。

这些友人与李白差不多有着同样的际遇和共同的思想基础，因而感情特别深厚。有的与李白过从甚密，有的出于对李白的钦慕，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。

王昌龄第一次遭贬，约在开元二十六年（738年）被谪岭南。次年二月，玄宗加尊号为“开元圣文神武皇帝”，左降官量移近处。王昌龄自岭南贬所遇赦北归，是年秋至巴陵。李白当年春至初夏在安宜，夏时漫游于吴地，秋间舟行到巴陵，适遇王昌龄。旋分手，王写诗送别：

摇桡巴陵洲渚分，清江传语便风闻。山长不见秋城色，日暮兼葭空水云。

惜别依依。李白此次是否写诗酬答，已不得而知了。在王昌龄第二次遭贬，远谪龙标时，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》，充满着同情和关切：

杨花落尽子规啼，闻道龙标过五溪。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风直到夜郎西。

两首诗对照着读，更能看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深厚感情。

崔成甫于天宝五载被贬江南，李白被“赐金放还”后曾游金陵，两人相遇甚欢。崔成甫写了《赠李十二白》：

我是潇湘放逐臣，君辞明主汉江滨。天外常求太白老，金陵捉得酒仙人。

皆为“放逐臣”，相同的际遇，是他们结识和发展友情的基础。“天外常求”，见其思念之切；“捉得酒仙人”，见其偶遇故友的愉悦。一个“求”字，一个“捉”字，既活脱地反映出崔成甫潇洒豪放的个性，又细腻地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深厚感情。

刘长卿乾元元年（758年）出任长州尉摄海盐令时，因“刚正犯上”，第一次陷狱，同年被贬南巴（今广东茂名）尉。将赴南巴时，曾暂移江西洪州待命，至余干，遇李白，因以《将赴南巴至余干别李十二》相赠。诗云：

江上花催问礼人，鄱阳莺报越乡春。谁怜此别悲欢异，万里青山送逐臣。

一贬夜郎，一贬南巴，同是“逐臣”，抒写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感慨，自然格外真切。

贾至乾元元年(758年)春，坐房琯事，出为汝州刺史。次年，以弃汝州出奔，再贬岳州司马。乾元二年三月，李白于流放途中遇赦。自夏适秋，在江夏岳阳留连甚久。适值李晔、贾至等均遭贬南来，同游洞庭，赋诗唱酬。李白有《巴陵赠贾舍人》，贾至写了《初至巴陵与李十二裴九同泛洞庭三首》和《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》。贾至前三首写驾舟同游巴陵胜景洞庭湖的情景，寄情山水，包含着淡淡的哀愁。后一首送别诗，则直抒情怀：

今日相逢落日圆，洞庭秋水远连天。共说金华旧游处，回看北斗欲潸然。

他们内心的哀怨，对权奸的愤恨，对朝廷的隐忧，都涵咏其中了。

任华于天宝三年(744年)闻李白在长安，特前往拜见，及至，白已离京，未得晤，引为终身憾事。他在《杂言寄李白》中真切表达了对李白的钦慕之情：

而我有时白日忽欲睡，睡觉忽然起攘臂。任生知有君，君还知有任生未？中间闻道在长安，及余戾止，君已江东访元丹，邂逅不待见君面。每常把酒，向东望良久。

其情意之深，可以想见。最末几句，尤深切地表达了他对李白的思念和向往：

伊余每欲乘舟远相寻，江湖拥隔劳寸心。今朝忽遇东飞翼，寄此一章表胸臆。倘能报我一片言，但访任华有人识。

魏万于天宝十三载(754年)春在广陵见李白，同舟入秦淮，游金陵。他倾心李白，李白也很器重他，谓“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，无忘老夫与明月奴”，并尽出其诗文，请他编次成集。魏万在《金陵酬李翰林谪仙子》一诗中，以李白为长辈和知己，表示了很深的敬意。开头说“长卿慕蔺久，子猷意已深”，中间说“宣父敬项橐，林宗重黄生。一长复一少，相看如弟兄”，末尾说“应为歧路多，不知岁寒在。君游早晚还，勿久风尘间。此别未远别，秋期到仙山”。一篇之中，三致意焉。

崔宗之与李白同为“饮中八仙”中人，交情甚厚。李白有《酬崔五郎中》、《酬崔郎中宗之》等诗，崔辞世后还写了《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，遗吾孔子琴，抚之潸然感旧》。崔宗之的诗现仅存《赠李十二白》一首，深切地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友谊。先写对李白的思念，因未得见而耿耿于怀：

凉风八九月，白露满空庭。耿耿意不畅，悄悄风声声。思见雄俊士，共话今古情。

继写与李白相见后的情景：“把袂苦不早”，恨相见太迟；“清论既抵掌，玄谈又绝倒”，时而击掌言欢，时而大笑不能自持，亲密无间；最后表明自己的心意，邀李白同游，“子若同斯游，千载不相忘”，真是情同手足了。

张继与李白同时稍后。他早年到过兖州、河间一带，后相继在洛阳、长安逗留过较长时间。卓尔不群，不屈己干人，其思想也有与李白相近之处。其《饮李十二宅》写他到李白家作客，相对畅饮，并长谈至深夜的情景：

重门敞春夕，灯烛霭余辉。醉我百尊酒，留连夜未归。

从诗中可以看出李白豪爽的性格和对朋友的满腔热忱。

在中国文学史上被传为佳话的李杜友谊，尤为珍贵。天宝三载(744年)初夏，李白与杜甫在洛阳认识，随后一同游梁宋。第二年又同游齐鲁。当年初秋，在兖州相别，李白赴江东，杜甫去长安。此后二人再没有见面，但他们之间的友情却丝毫没有减弱，反而与日俱增。李白先后写了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》、《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》、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、《戏赠杜甫》等诗。现存杜甫诗中，专门寄赠或怀念李白的就有十首之多，提及李白的还有五首，一再表达了对李白兄弟般的情谊。

杜甫客居东都洛阳两年多,看透了世情的险恶和儂薄。前途渺茫、生活困顿之际,恰逢在长安名噪一时、赐金放还的李白。二人巧逢,志趣相投,随即订交赠诗。现存第一首《赠李白》,就津津乐道他们的“梁宋游”。同游山东时所写《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》,是现存唯一的一首记录二人同游的诗。诗中更深情地写道:

余亦东蒙客,怜君如弟兄。醉眠秋共被,携手日同行。

两人惜别后,天宝四载冬,杜甫在长安写了《冬日有怀李白》。诗中写道:

寂寞书斋里,终朝独尔思。更寻嘉树传,不忘角弓诗。

孤独地坐在冰冷的书斋里,越发感到李白的真诚友谊的可贵。天宝五载春,又写了《春日怀李白》。诗末四句通过对极深极浓的离情的描写,进一步引出热切的希望:

渭北春天树,江东日暮云。何时一樽酒,重与细论文。

天宝六载前后写了《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》,又一次带去关怀与问候。诗末写道:

南寻禹穴见李白,道甫问讯今何如。

李白因李璘事被流放夜郎,杜甫更经常忧思,多次成梦。乾元二年(759年)秋,写了《梦李白二首》,全是至诚至真文字。其一写道:

故人入我梦,明我长相忆。

其二写道:

三夜频梦君,情亲见君意。

上元二年(761年),杜甫时在成都,和李白已有十多年未见面了。加之“近无李白消息”,于是写了《不见》,由深沉的怀念发而为真切的呼唤:

匡山读书处,头白好归来。

上元二年末,李白到当涂(有安徽当涂)养病。宝应元年(762年),杜甫大约获知了李白近几年的情况,写了排律体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,回顾了他和李白相识交往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亲如兄弟的深厚友谊,并为他晚年不幸的遭遇辩诬申枉。卢世澂认为这是“天壤间维持公道,保护元气文字”(《杜诗详注》引)。诗中写道:

苏武元还汉,黄公岂事秦?楚筵辞醴日,漂狱上书辰。已用当时法,谁将此意陈?

在李白最困难的时候,为李白鸣冤叫屈,对李白无疑是最大的安慰和支持。大历元年(766年),杜甫在夔州,所写《昔游》和《遣怀》二诗中还念念不忘“昔与高李辈,晚登单父台”,并“忆与高李辈,论交入酒垆”,表现了感情的始终不渝,确乎难能可贵。

这些同时代人的诗,不仅反映了李白的交游情况和他在当时的际遇,而且具体反映了他的行踪和思想的变化发展,对研究李白的生平思想和精神品质,也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。

魏万在《金陵酬李翰谪仙子》中,记叙了他寻访、结识、追随李白的经过。一些学者根据诗中提供的线索和李白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》的序,作了如下考订:詹谔云:“天宝十二载秋,万曾访白于梁园,未遇,又访之于东鲁,仅见伯禽,始拂衣向江东也。”(《李白诗文系年》)安旗云:“慕白之名,远道来访。天宝十二载秋,离王屋,经嵩山、梁园,之东鲁,又往江东,辗转历吴地,入越中,复到姑苏。十三载五月抵广陵,与李白相会,乃同游”金陵,“别时,互赠诗”,白“并尽出其诗文,嘱魏万编集”(《李白年谱》)。杜甫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,更叙述了李日一生的事迹,如王嗣奭所云:“此诗分明为李白作传,其生平履历备矣。”先追述李白于开元十八年(730年)和天宝元年(742年)两入长安的情况,对李白的前半生作了高度的概括;次叙李白于天宝三年(744年)春赐金放还后,南

北漫游，蹭蹬落魄的情景；未写李白长流夜郎的经历和心境。条贯清晰，履历分明。

李白自小深受各方面思想的熏陶，在人生道路上又多曲折坎坷，因而思想上充满着矛盾，呈现出复杂性。正如龚自珍所说：“庄、屈实二，不可以并，并之以为心，自白始；儒、仙、侠实三，不可以合，合之以为气，又自白始也。”（《最录李白集》）这一观点实际上早就反映在任华、崔宗之、杜甫等人的诗中了。任华在《杂言寄李白》中，认为他“志不可测”：

绿水青山知有君，白云明月偏相识。养高兼养闲，可望不可攀。庄周万物外，范蠡五湖间。又闻访道沧海上，丁令、王乔时往还。蓬莱径是曾到来，方丈岂惟方一丈。

崔宗之《赠李十二白》更较全面地概括了他的思想。诗中写道：

分明楚汉事，历历王霸道。担囊无俗物，访古千里余。袖有匕首剑，怀中茂陵书。

他有着“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，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”（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）的抱负，因而念念不忘“楚汉事”、“王霸道”。同时，他又深受道家 and 纵横家思想的影响，出门时不仅“仙药满囊，道书盈筐，异乎庄舄之辞越，仲尼之去鲁矣”（独孤及《送李白之曹南序》），而且“袖有匕首剑，怀中茂陵书”。

杜甫的诗尤真切地反映了李白思想的变化发展。他们幸会同游的时候，正是他们遭遇坎坷，思想深处都充满着矛盾的时候。杜甫十年前举进士不第，李白一年前被赐金放还，相同的际遇使他们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。杜甫前几首诗都高度凝炼地表现了他们怀才不遇、落拓不羁的狂放性格，深刻反映了他们思想上入世和出世的矛盾。在《赠李白》中写道：

李侯金闺彦，脱身事幽讨。亦有梁宋游，方期拾瑶草。

此时，李白道家思想突出，有出世之举，因而说他“脱身事幽讨”。《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》记录他们北郭之游的情景，思想上的矛盾反映得更为突出。诗中写道：

向来吟《桔颂》，谁欲讨莼羹。不愿论簪笏，悠悠沧海情。

这是说他们以前并无出世之想，而是立志效法屈原，忠君爱国，匡世济民。可现在“更想幽期处”，表现出对隐逸生活的艳羡，正是由于他们的理想和现实产生矛盾的结果。“不愿论簪笏，悠悠沧海情”，正说明他们在仕途失意，深感壮志难酬的时候，“出世”的思想便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了。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既为李白作传，也反映了李白一生思想的变化。先写他一游长安，名动京华；二游长安，风流倜傥，志得意满。然后写他被赐金放还后的“未负幽栖志”和“才高心不展”，狂放不羁。最后写“三危放逐臣”，历叙李白晚年悲惨的遭遇和凄楚的心境。

李白的思想有其复杂的一面，但儒、仙、侠三者“合之以为气”，又有机地钟于李白一身。“安社稷”、“济苍生”的政治抱负，愤世嫉俗的思想和反抗强暴的行为，结合而成李白精神品质的主导面。魏万称他作“翰林伯”，把他比作蔺相如和宣父，崔宗之说他是“雄俊士”，杜甫誉之为“金闺彦”，都是指这种精神品质而言。至于嗜酒狂放，不过是他的精神品质的一种特殊表象。杜甫《饮中八仙》写道：

李白一斗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

浮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桀骜不驯、豪放纵逸、傲视封建王侯的李白形象。无论得志还是失意，他始终保持着这一本色。高适在《宋中别周梁李三子》中称赞道：

李侯怀情英，肮脏乃天资。

任华在《杂言寄李白》中，说他“胸中矛戟何森森”，并称叹不已：

平生傲岸，其志不可测。数十年为客，未尝一日低颜色。

尤为可贵的是,他虽然一生坎坷,但并没有没落,中途停止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。高适在《宋中别周梁李白三子》中还写道:

俱为千里游,勿念两乡辞,且见壮心在,莫嗟携手迟。

虽被赐金放还,但并未完全消沉下去。作为一代英豪的李白,“天资”未泯,“壮心”犹在。到了乾元二年秋,贾至在《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》中还写道:

共说金华旧游处,回看北斗欲潸然。

烈士暮年,仍为国事而忧心如焚,其志可嘉。

这些同时代的诗,对李白诗歌的创作源流、风格和写作艺术,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,对我们的李白研究很有启迪作用。

任华是最早对李杜作出全面评价的诗人之一。他既赞李白“手下忽然片云飞,眼前划见孤峰出”,又言杜甫“沧海无风似鼓荡,华岳平地欲奔驰”,无所轩轻。在李杜诗名未显之时,任华可谓知音了。其《杂言寄李白》,高度评价了李白文章。诗云:

古来文章有奔逸气,耸高格,清人心神,惊人魂魄,我闻当今有李白。《大鹏赋》,《鸿猷》文,嗤长卿、笑子云。班、张所作琐细不入耳,未知卿、云得在嗤笑限否?登庐山,观瀑布,“海风吹不断,江月照还空”,余爱此两句。登天台,望渤海,“云垂大鹏飞,山压巨鳌背”,斯言亦好在。至于他作,多不拘常律,振摆超腾,既俊且逸。或醉中操纸,或兴来走笔。手下忽然片云飞,眼前划见孤峰出。

他用“片云飞”、“孤峰出”比喻李白敏捷的诗思和飘逸的诗境;举“大鹏赋,鸿猷文”为例,说明其成就在汉朝四大赋家(长卿、子云、班固、张衡)之上;举《望庐山瀑布》和《天台晓望》为例,盛赞其诗歌创作的巨大成就。他还准确地概括了李白文章的独特风格和创作特色。所谓“有奔逸气,耸高格”,即言其文章飘逸豪放的风格,如《唐诗纪事》引张碧所云:“太白辞,天与俱高,青且无际,鲲触巨海,澜涛怒翻。”“多不拘常律,振摆超腾,既俊且逸”十三字,则高度概括了李白文章的创作特色:惊人的想象力,大胆的夸张,跳跃腾挪的结构,清新俊逸的语言。“清人心神,惊人魂魄”,即皮日休所谓“读之则神驰八极,测之则心怀四溟”,言其文章巨大的艺术魅力。

魏万说他身怀“碧海珠”,崔宗之说他“词赋凌子虚”,对他的文学才能都备加称道。

杜甫深受李白影响,对李白诗的研究尤为深刻。他深知李白非凡的诗才,并为之而倾倒。在诗中多次写道:“白也诗无敌,飘然思不群”《春日忆李白》;“李白一斗诗百篇”《饮中八仙歌》;“世人皆欲杀,吾意独怜才。敏捷诗千首,飘零酒一杯”《不见》;“笔落惊风雨,诗成泣鬼神”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;“两公壮藻思,得我色敷腴。”《遣怀》。从这些赞语中,可以深刻体会到李白诗歌的独特风格、艺术魅力和巨大成就。尤独具慧眼的是,杜甫通过对李白与六朝一些主要诗人的比较,揭示了李白对前代诗人的继承和发展。他写道:“李侯有佳句,往往似阴铿”《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》;“清新庾开府,俊逸鲍参军”《春日忆李白》;“近来海内为长句,汝与山东李白好。何刘沈谢力未工,才兼鲍照愁绝倒”《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》。这些见解既准确又全面,没有随意性和片面性,很值得重视。

综上所述,与李白同时代的诗人有关题咏李白的诗,虽然现存数量不多,但确为我们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一个“真李白”,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更具体深入地认识了李白。这些诗所提出的一系列见解,加深了我们对李白及其诗歌的认识。这些见解对后代的诗论影响很大,其中不少观点一直被历代的评论者所引用。在后代众多的咏李诗和对李白的评述中,能超越这些诗人,并有所突破的,并不多见。从这一意义上讲,时人诗中的“真李白”,更使人感到亲切。